

黃帝內經

二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四

啓享次注林億孫竒高保衡等奉敕校正亦非重改誤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不同謂鍼石灸炳毒藥道守引按躄也

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濕之勢

故東方

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

法春氣也

魚鹽之地海濱

傍水

利也瀆水際也隨業近之

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

豐其利故居安恣其

味故食美魚者使人執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口鹽發渴則勝血之徵故其民皆

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血弱而熱故喜為癰瘍其治宜砭石砭石謂以石為

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為鍼則砭石也新校正云按氏一作伐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東人今用

之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法秋氣也引謂牽引使收

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土剛強也新校正云詳大抵西方

高民居高陵故多也不必室如陵矣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不衣絲綿

不衣褐謂毛布也薦謂細草也華謂鮮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

生於內水土剛強飲食脂肥膚腠閉封血氣充實故邪不能傷也內謂

作思已具陰陽其治宜毒藥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堅飲食華水土強故病宜毒藥方制御之

象大論注中其治宜毒藥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堅飲食華水土強故病宜毒藥方制御之

不謂草木蟲魚鳥獸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西人方術今奉之北方者天

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法冬氣也其民樂

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水寒火烈故生病於藏寒也其治宜

灸炳火艾燒灼謂之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北人正行其法南方者天地

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雲霧露之所聚

也法夏氣也地下則水流歸之水多故土弱而霧露聚其民嗜酸而食胘言其所食不芬香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食

也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癢痺酸味收斂故入比皆肉理密緻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

熱氣內薄故筋攣脉痺也其治宜微鍼微細小也細小之鍼調脉甚盛也故九鍼自亦從南方

來南人盛崇之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苗而物也衆法土德之

用故生物衆然東方海南方下西方北方高其民食雜而不勞四方輻

物交歸故人食故其病多痿厥寒熱濕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寒熱也陰陽之象大論曰地之

紛雜而不勞也



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居近於濕故爾其治宜道引按蹻道引謂搖筋骨動支節按謂抑按皮肉蹻謂捷舉手足故

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中人用為養神調氣之正道也故聖人雜合

以治各得其所宜隨方而用各得其宜唯聖人法乃能然矣故治所以異而病皆

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達性懷故然

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

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

何也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生氣通天論曰聖人傳精神服天氣上古天真論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歧

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害空陰居以避

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倂作史此恬憺

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

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古者巢居穴處夕隱朝游禽獸之間斷可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

禦寒涼氣生稟故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內无眷慕之累心亡願欲故外无伸官之形靜保天真自无邪勝是以移精變氣无假毒藥祝說病由不

榮鍼石而已

新校正本

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

當今之世不然情慕云為憂患緣其內

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

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

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余欲臨病

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

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

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

岐伯祖世之師儻貸季也

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

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

先師以色白脉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脉弦而合木應春

以色黑脉石而合水應冬以色赤脉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脉代而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色脉下合五行之休王上副四時之往來故六合之間八風

鼓圻不離常候盡可與期何者以見其變化而知之也故下文曰

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

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

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化相移之要妙者何以色脉故也

色以應

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

言脉應月色應日者占候之期準也常求色脉之差忒是

則平人之診要也

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以

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

觀色脉之臧否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

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上帝聞道勤而行之生道以長惟聖王乃爾而常用也

中古之治病

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

八風謂八方之風五痺謂皮肉

筋骨脉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細肉舍於肝風從東南來者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內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



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脉內舍於心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皮內舍於肺風從西北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手太陽之脉內舍於小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掖脇內舍於大腸又痺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筋痺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脉痺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為皮痺以冬壬癸傷於邪者為骨痺以至陰

遇此者為肉痺是所謂八風五痺之病也 新校正云按此注引痺論今經中痺論不如此當云風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原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

**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草蘇謂藥前也草芩謂草根也枝謂莖也言以

諸藥根苗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以服之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根莖枝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云本末為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病主療相應則邪氣率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相應也或謂取標本論末云鍼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又云得其標本邪氣乃散矣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



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

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

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

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

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

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盈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

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故下文曰 **病形已**

**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

言心意粗略不精審也

**粗工兇兇**

**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粗謂粗略也兇兇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何以言之假令飢人

形氣羸劣食令極飽能不霍乎豈其與食而為惡邪蓋為失時復過節也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其害反增矣 **帝**

新校正云按別本霍一作害 **曰願聞要道歧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

治之大則

感謂感亂則謂法則也言色脉之應昭然不欺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告之大法也

逆從到行

標本不得亡神失國

逆從到行謂反順為逆標本不得謂工病失宜也以反理到行所為非順豈唯治人而神氣受

害若使之輔佐君主亦今國祚不保康寧矣

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標本不得工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

明悟之士乃得至真精曉之人以全已也

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

色脉此余之所知也歧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

一歧伯曰一者因得之

因問而得之也

帝曰奈何歧伯曰閉戶塞

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

問其所欲而察是非也

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帝曰善

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凡第五卷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

液謂清液醪醴謂酒之屬也

歧伯對



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

堅謂資其堅勁完謂取其完全

完全則酒清終堅勁則氣迅疾而効速也

帝曰何以然

言何以能完堅邪

歧伯曰此得天地之

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

夫稻者生於陰

水之精首戴天陽之氣二者和合然乃化成故云得天地之和而能至完秋氣勁切霜露凝結稍以冬採故云伐取得時而能至堅

帝曰上古

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歧伯曰自古聖人

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

言聖人懸念生靈先防萌漸陳其法制以備不虞耳

夫上

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

聖之不治已病治未病故但為備用而不服也

中古之世道

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以心猶近道故服用萬全也

帝曰

今之世不必已何也

言不必如中古之世何也

歧伯曰當今之世必齊

毒藥攻其中饒石鍼艾治其外也

言法破於往古也

帝曰形弊血



盡而功不立者何歧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

使歧伯曰鍼石道也言神不能使鍼石之妙用也何者志意違背於師示故也精神不進志

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動難於道耗散天真故爾起本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太素云精神

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

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

愈也精神者生之源榮衛者氣之主氣主不輔生源復消神不內居病何能愈哉帝曰夫病之始生也

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

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

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

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新校正云按別本暇一作謂歧伯曰



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言醫與病不相

得也然工人或親戚兄弟誼明情疑勿用工先備識不謂知方鍼艾之妙靡容藥石之攻匪預如是則道雖昭著萬舉萬全病不許治故奚為療五藏別論曰

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此皆謂工病不相得邪氣不賓服也豈惟鍼艾之有惡哉藥石亦

有之矣 新校正云按移精變氣論曰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

陽以竭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大素陽作傷義亦通 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

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

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不從毫毛言生於內也陰氣內盛陽氣竭絕不

得入於腹中故言五藏陽以竭也津液者水也充滿也郭皮也陰稽於中水氣脹滿上攻於肺肺氣孤危魄者肺神腎為水害子不救母故云其魄獨居也夫

陰精損削於內陽氣耗滅於外則三焦閉溢水道不通水滿皮膚身體否腫故云形不可與衣相保也凡此之類皆四支脉數急而內鼓動於肺中也肺動者

謂氣急而效也言如是者皆水氣格拒於腹膜之內浮腫施張於身形之外欲窮標本其可得乎四極言四末則四支也左傳曰風淫末疾靈樞經曰陽受氣

於而未新校正云詳形施於外施字疑誤

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莖

新校正云按本素莖作莖

微動四極温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

精以時服五陽已布踈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

肉相保巨氣乃平

平治權衡謂察脉浮沈也脉浮為在表脉沈為在裏在裏者泄之在外者汗之故下次云開鬼門潔淨府

也去宛陳莖謂去積久之水物猶如草莖之不可久留於身中也全本作草莖微動四極謂微動四支令陽氣漸以宣行故又曰温衣也經脉滿則絡脉溢絡

脉溢則繆刺之以調其絡脉使形容如舊而不腫故云繆刺其處以復其形也開鬼門是啓玄府遣氣也五陽是五藏之陽氣也潔淨府謂寫膀胱水去也脉

和則五精之氣以時賓服於腎藏也然五藏之陽漸而宣布五藏之外氣穢復除也如是故精髓自生形肉自盛藏府既和則骨肉之氣更相保抱大經脉氣

然乃平復爾

帝曰善

玉版論要篇第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

對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怛者言奇病也請言

道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怛道在於一一謂色脉之應也知色脉之應

則可以揆度奇怛矣新按神轉不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血氣

者神氣也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夫血氣應順四時遷

因王循環五氣無相奪論是則神轉不回也回謂却行也然血氣隨王不合

却行却行則反常反常則回而不轉也回而不轉乃失生氣之機夫何以明之

夫木衰則火王火衰則土王土衰則金王金衰則水王水衰則木王終而復始

循環此之謂神轉不回也其木衰水王水衰金王土衰土王火衰火王此之謂回而不轉也然及天常軌生之何有耶

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言五色五味變化之要道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玉機篇名

也言以此回轉之要旨著之玉版合同於玉機論文也新容色見上下

校正云詳道之至數至此與玉機具藏論文相重注頗不同

左右各在其要容色者他氣也如肝木部內見赤黃白黑皆謂他氣也除藏率如此例所見皆在明堂上下左右要察候處

故云各在其要新校正云按全元起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



已色淺則病輕故十日乃已其見深者必齊色深則病甚必終齊乃已

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病深甚故日多色天面脫不治

色見大深兼之天惡面肉又脫不可治也百日盡可已新校正云詳色天面脫雖不治然期當百日乃已盡也

脉短氣絕死脉短已虛加之漸絕真氣將竭故必死病温虛甚死甚虛而病温温氣內涸其精血故死

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色見於下者病生之氣也故從

色見於上者傷神之兆也故逆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

左為陽故男子右為從而左為逆右為陰故女子右為從而左為從易重陽死重陰死女子色見於左男

易也男子色見於左是曰重陽女子色見於右是曰重陰氣極則反故皆死也陰陽反他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去陰陽反作治

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權衡相奪謂陰陽二氣不得高下之宜是奇於恒常之事

當揆度其氣隨搏脉痺躄寒熱之交脉擊搏於手而病痺躄及癱瘓者皆寒熱之氣交合所為非邪



氣虛實之脈孤為消氣虛泄為奪血夫脈有表無裏有裏無表皆曰所生也

不足者皆曰孤為逆虛為從孤無所依故曰逆虛衰之氣也

陰始凡揆度奇恒之法先以氣口太陰之脈定四時之正氣然後度其奇恒之氣也行所不勝曰逆逆則

死木見金脈金見火脈火見水脈水見土脈土見木脈行所勝曰從從

則活木見水脈火見土脈土見金脈金見火脈火見木脈如是以行所不勝也故曰逆賊勝不已故逆則死焉

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以不越於五行故雖相勝猶循環終而復始也逆行一過

不復可數論要畢矣過謂遍也然逆行一過遍於五行者不復可數為平和矣

診要經終論篇第十六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對曰正月二月天氣始方

地氣始發人氣在肝方正也言天地氣正發生其萬物也木治東方王七十二日猶當三月節後一十二日是木之